

# 凑书费

1980年,我在乌兰察布盟(今乌兰察布市)凉城县后营乡井尔村小学教书。那年元月初,我收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函授部的录取通知书。尽管是函授大学,我也很满意。全公社同去县城赶考的15位公立民办教师,只录取了我一个。通知书明确指出,于1980年元月底向函授部寄交书费5元,逾期不交者,取消入学资格。现在说起这点钱,也就是一瓶啤酒或两串烤羊肉,那时候,对我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。为了凑够这点钱,我和妻子想尽了办法。

梁秸席子,用簸箕把秋冬里吃葫芦掏出晾在席子下面的籽全部收起。搓揉一番后,簸去薄皮、拣出瘪籽,兜起衣襟包了颗粒饱满的葫芦籽,跑到村里供销社,卖了七毛钱。我四处奔波,寻亲戚找朋友借回一块五。两项加起来,还不足一半。我和妻子一合计,过大年就别吃肉了,把准备好的三斤猪肉卖掉,换了两块一毛钱。可另外七毛钱,怎么想也没法解决。转眼到了1月20日,我心急火燎,坐卧不安。

下午三点放学后,我吃罢饭,呆坐在炕上想找钱的法子。忽然街上响起

小商贩的吆喝声:“废铁破铜骨头棒,猪毛马鬃烂麻绳换钱了。”这喊声似乎唤起我心中的希望,忙跳到地上,四处找起来。翻箱倒柜忙了大半天,没找出一点值钱的东西。在我失望之际,妻子急匆匆出去了,又跑着回了家。拿起剪刀把头上的长辫子从根处剪下,在手里掂量掂量,跑出去。不一会儿,拿着一块二毛钱走回来。她脸绽笑容,高兴地说:“书钱解决了,还余五毛钱,除了邮费够你吃碗荞面饸饹。”她一只手拢着散乱的头发,一只手收拾碗筷。我呆呆地跨在炕沿边,想着那根在妻子背上晃动的黑

黝黝的大辫子,鼻子一酸,眼泪滚了出来。

第二天,我徒步四十里到了丰镇,找到邮局把钱寄出。手里攥着剩余的三毛钱,虽然肚子咕咕叫也没进食堂,只与路边面摊讨要了一碗汤解渴。然后走入丰镇最大的东风百货商店,精心选了一个红色蝴蝶发卡,割了一尺头绳,匆匆踏上归程。一路上腿脚无力,浑身冒汗。可一想起书本、师院、妻子,脚跟硬铮起来。日落西山,我跟踉跄跄迈进家门。

家里昏暗一片,妻子一手拉风箱一手往灶里放柴。灶里火苗一闪一闪,映着她秀气的脸庞。可脑后

的大辫子不见了,满头黝黑的秀发被纱巾罩着,坐在烧火凳子上,看上去好像七十多岁的老太太。

我心中一阵酸楚,伸手扯下她头上的纱巾,拿起梳子理顺头发,攥住一绺用头绳扎紧,插上发卡。她顿时变了样,极像《龙江颂》中的江水英。美得我叫出声:“走了铁梅,来了江水英,咱家从革命年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了!”妻子起身淡淡一笑,“看把你乐的!没吃饭吧?笼里玉米窝头刚热好,快吃吧。”她揭起笼盖,把热腾腾的玉米窝头放到碗里,递给我。翻身走到柜子前,拿起镜子左照右瞧,

脸上显出满意的神色。我接过碗捏了窝头就往嘴里塞,软筋略涩的玉米面窝头在口里回转,甜丝丝的味道随着舌头的起伏沁入心脾。

天黑下来,昏暗的煤油灯闪着光。我高兴地唱起京剧《龙江颂》江水英的唱段,“抬起头,挺胸膛,高瞻远瞩向前方……”妻子拍着我肩头笑出眼泪,满是爱意地说:“看你那样子,唱李志田还差不多!”土窑里充盈着欢乐气氛。

那年月,手头无余钱,缸里少米面。日子过得虽然清贫,可是我和妻子两心相依,互敬互爱,生活很甜美。文/宋福恒

## 翱翔在呼伦贝尔上空

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去过呼伦贝尔多少次了。坐火车、坐汽车、坐飞机,去过很多次,其中,乘坐直升机翱翔于呼伦贝尔上空,鸟瞰呼伦贝尔大地的那一次,给我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。

那是2005年夏天。那年春季开始,内蒙古日报社与自治区林业厅联合组织《北疆绿色屏障巡礼》报道,全面反映全区生态建设的成就。报社总编辑安排由我带队,完成这项任务。4月份开始,分别从蒙汉编辑部抽出十几个人组成报道组,从阿拉善盟开始,由西往东逐个进行采访报道,6月中旬抵达最后一站呼伦贝尔市。

呼伦贝尔市林业局领导对这次采访报道活动非常重视,局长张德柱在介绍情况时说:呼伦贝尔生态治理与破坏处于相持阶段,形势不容乐观。后来的几天中,他和其他几位副局长轮流陪我们下去实地采访。有一天,张局长说,这几天你们坐汽车跑了不少地方,这回安排你们乘坐直升机,从空中感受一下呼伦贝尔。对于这个出乎预料的安排,我们喜出望外。

6月18日下午,晴空万里,阳光明媚。这是一架苏式直升机,白色机身中间加一条蓝带,机尾印有B-7829编号。我们都是第一次乘坐直升机,很兴奋。



报道组在飞机前合影(左二系作者) 摄影/林岩

飞机很快就发动起飞,由于直升机马达声和高速旋转的旋翼形成一个个气漩,发出很大的噪音,我们交流必须得大声喊才听得见对方说话。直升机从海拉尔起飞,在呼伦贝尔上空盘旋。身在蓝天,居高下望,绿毯般的草原一望无际,碧绿的草原上河流像飘荡的蓝色的哈达。那条弯弯曲曲,勾进勾出的,显然是以“天下第一曲水”著称的莫尔格勒河,再往西便是伊敏河、海拉尔河交汇处,这一带水源充裕,两岸肥沃的牧场上数以万计的牛羊像碧毯上撒满珍珠。从数千米的高空看下去,我惊奇地发现草原上偶尔出现一个碗大的圆点,不远处是一个盆大的圆点。哦!原来,那是牧民蒙古包和羊圈的遗址。牧民搬走了以后,那里留下一大一小的两个圆点,第二年那里草长得更密,颜色更深,从

飞机上看非常明显。这便是游牧文化留在大地上的印记。我正这么想着,飞机在鄂温克草原上空来一个大弧线形转弯,往西飞行十多分钟,舷窗下出现了呼伦贝尔的另一种颜色——绿色的草原上开始出现了一座座白色沙包,一条条白色沙带,非常刺眼。有人形容像美女脸上长的雀斑;有的形容像骏马背上长了癞疮。飞机继续往西飞,飞临新巴尔虎左旗、右旗上空时,看到沙包连接成很大一大片,有一条伸向东南方向的沙带甚至看不到边。这便是呼伦贝尔沙带。张德柱局长介绍说,呼伦贝尔沙地分布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核心区域,略呈东西向不规则分布,受其影响范围有鄂温克自治旗、新巴尔虎左旗、新巴尔虎右旗、陈巴尔虎旗、海拉尔区等旗(区)。此时此刻,张局长的介绍内容变成触

目惊心的实景呈现在眼前时,心里不由一阵震撼。

通过几天的耳闻目睹,呼伦贝尔生态报道的主题逐渐在脑海里形成,这篇报道既要展现人们所熟悉的绿色呼伦贝尔,又要描写很多人还不太了解的白色呼伦贝尔,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呼伦贝尔。从飞机上看着这绿色与白色的鲜明对照,报道的题目也油然而生,就叫“绿色与白色的较量”。回到驻地,和大家研究这次报道,大家很赞同我的思路。于是,蒙汉文记者分头写出稿子,由我撰写了题为“要守住呼伦贝尔这片绿色净土”的本报评论员文章配发,于2005年7月14日《内蒙古日报》蒙汉文版同一天刊发。蒙古文稿件,在全国蒙古文报刊好新闻评比中被评为一等奖;汉文稿件,在全国植树造林新闻评比中获三等奖。

文/岱钦

## 野菜当家

大概每个人的脑海中,都保存着童年的记忆,而且那样清晰,挥之不去。

我的童年是野菜当家,是靠吃野菜长大的。那时候,当地流传着一个顺口溜:“二两粮,没有油,裤腰带紧了一扣又一扣,大风一刮就栽跟头。”那个时候,我恰好上初小,我们上午念aoe,下午就搭伴结伙和小朋友们一起上山挖野菜充饥。野菜的名字我都能如数家珍:小根蒜、婆婆丁、车轴辘菜、灰菜、苋菜、刺菜、山茄子花、猪毛菜等等。夏秋两季完全靠野菜充饥。冬春两季主要靠荞麦花、谷苞糠以及玉米瓢子、玉米叶子加工出来的淀粉充饥。大麻子叶子霜打了以后用开水焯了才可以吃;吃灰菜吃不对劲就肿脸,好像蜜蜂蛰了一样;吃荞麦花爱闹肚子;吃杏核粥得用瓢在沸锅中扬100下以上,否则会中毒;吃谷苞糠,小孩肠子细易大便干燥,弄不好就得用细长的工具抠;毛葫芦很好吃,用火烧着吃,味道像花生,晾干用碾子轧成面,贴出的饽饽和荞麦饼差不多。那个时候,过生日的奢望就是吃上一个不掺菜的净玉米面饽饽,哪有什么细粮、蛋糕呀!

上高小的时候,学校离我们家十里地,半路上也没少馊酸巴溜、挖根根,采老瓜瓢、摘桑仁、捋榆树钱儿充饥。中午能吃上几粒锅炒的爆米花也就当现在的下一顿饭馆子了。那个时候,都饿出毛病来了,40多年过去了,现在倘若吃饭不及时,稍晚一点就虚脱,直打哆嗦。每次外出、下乡,都得未雨绸缪,随身带点吃的以防万一。

现在生活好了,野菜当家的时代也退出了历史舞台,取而代之的都是精美精面。前些年下乡顺道回家,我让外甥女上山剥莜菜,她们跑了很远的地方才剥了一点点,择完洗净,我蘸着鸡蛋酱,吃着那个香啊!外甥女都看呆了。

看,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,对野菜仍然是有着别样的情怀啊!

文/白守双

## 本版邮箱更改了!

由于投稿量过多,本版的邮箱不堪重负“光荣下岗”了,为了方便读者投稿,特别更换了新的邮箱fbfbcyws@163.com,望周知,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!